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五十一回 救義僕同赴千家口 見拜弟各訴別離情

話說楊再田在書房內問刺客名姓，那賊人說：“我姓華名雲龍，綽號人稱乾坤盜鼠，乃是西川人。”趙太守說：“兄長不用問了，我把他帶到秦相那裏，聽候相爺辦理。”楊再田過來謝了濟公，說：“要非聖僧來此，吾早為泉下人矣！從今我再也不敢不信服僧道了。”從新又另整盃盤，給和尚斟酒，祇吃到東方發曉，雞鳴三唱。天色大曉，外面聲音一片，門上人進來回話說：“今有太守衙來轎接大人，在外邊伺候。”不多時，祇見趙福、趙祿二人，拿著衣包進來。趙太守立刻換了衣服，問：“何人給你等送信，知道我在這裏？”趙福說：“是如意巷的更夫李三，奉濟公之命令，一早給我們送信，叫我等在這裏楊宅迎接大人。”趙太守一聽這話，心中這纔明白，立刻把衣服換好。問濟公：“是坐轎是騎馬？”濟公說：“太守你先押解賊人去，我隨後就到。”太守立刻告辭，出來上轎，楊再田送出到外面。柴元祿、杜振英、雷世遠、馬安杰四位班頭，押解著賊人直奔秦相府，有人往裏面回話。秦相自從和尚同太守走後，在書房直等到四鼓以後，不見和尚到來，身覺勞乏，眠在床上，和衣而臥。少時天亮，起來淨面吃茶，方用過點心，祇見家人進來回話說：“回稟相爺，現在趙太守帶領班頭，將賊人拿來，在府門外聽候示下。”秦相說：“先把太守請進來，隨後把賊人帶上來。”家人到外面說：“相爺有請！”趙太守來到裏面，給秦相行禮，將昨夜在如意巷口拿賊的事，多蒙濟公將賊人拿獲，一一述說一遍。

秦相立刻吩咐將賊人帶上來，兩旁人答應，將賊人帶到。秦相一看這賊人，比劉昌更透雄壯，穿著一身夜行衣服，怒目橫眉。秦相說：“你姓甚麼？叫甚麼？哪裏人氏？將我的玉鐲、鳳冠盜去，放在何處？趁此實說，免得皮肉受苦！”下面賊人說：“大人不便細問，我是西川人，我叫華雲龍，玉鐲、鳳冠是我盜的。”秦大人說：“你實在哪裏？”華雲龍說：“我賣給過往客商，不知名姓，賣了一千三百兩銀子，被我隨後將銀子花了。”秦丞相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我的傳家之寶，竟被你盜去。”正在動怒，要打賊人，外面有人進來回稟：“濟公禪師到！”秦相吩咐有請。

書中交代，怎麼濟公到來晚了？祇因濟公由楊再田家中出來，出了如意巷，剛來到大街，祇見一人拿著果籃，直奔向前，跪倒行禮，口稱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濟公用手相攬，原來是探囊取物趙斌。濟公說：“徒弟你跟我來，我有話說。”趙斌說：“我今天剛到果子市，買點果子要做小本經營，師父有何話說？”濟公說：“你跟我到酒舖喝盅酒。”趙斌點頭，跟著濟公來到酒舖，要了兩壺酒。濟公說：“趙斌，我看你這幾日印堂發暗，氣色不佳，我給你八錠黃金，你自己拿去，糴米買柴，過百日之後，再作買賣。”說罷把那八錠黃金取出來，交給趙斌。趙斌謝了聖僧，給了酒錢，二人出了酒館，濟公直奔秦府而來。

到了門首，家人回稟進去，秦相叫請，和尚到了裏邊，見相爺正自審問賊人。濟公說：“大人可曾問明了口供？”秦相說：“今已問明了，他叫華雲龍，盜我玉鐲、鳳冠，賣給不知名姓之人，把我兩種寶貝失迷了。”濟公說：“賊人名叫華雲龍，你別不要臉啦！你那樣人物，連真名姓都沒有嗎？說姓華為是發財呀？”賊人一聽，把眼一翻說：“和尚，你真是我的對頭冤家，我打算替華二弟打一脫案，要招出我的案來，我也是死，不想和尚認識我。”大人說：“你姓甚麼叫甚麼？倒是怎麼一段緣故？講來！”賊人說：“我姓王名通，乃是西川人，家住在成都府。因為我家兄在成都府，當一書辦，因為使了二百兩贓銀，被楊再田收監入獄，置之死地。那時我正在外面流落，後來我回去，纔知我家兄已死了。我要找楊再田報仇，不想賊官已然丁憂回籍，故我找到臨安來。在酒樓，遇見華雲龍，他也是西川人，綠林的朋友。我二人見面，就住在城隍山下劉昌家中。因為遊城隍山，遇見一個帶髮修行的少婦，華雲龍一見美色起意，晚間入烏竹庵意欲採花，不想因姦不允，他將那少婦殺死，又將老尼姑砍倒。他回到寓所，一告訴我，我就替他擔驚。我二人次日到泰山樓喝酒，因為口角相爭，他一刀把淨街太歲秦祿殺死。後來我同他在酒樓吃酒，我勸他不可這樣胡鬧，倘被官人拿獲，豈不有性命之憂？他說我膽小，他要做驚天動地事，要殺秦相。我又用話一激他，我二人晚間就來到秦相府。他到了相府，盜了奇巧玲瓏白玉鐲，十三掛嵌寶垂珠鳳冠，他在粉皮牆題的詩，所有的事，都是他一人做的。”旁邊也有先生寫了招供，寫完了，呈與秦大人過目。

秦相一看，自己這纔明白，問道：“王通，現在華雲龍他在哪裏住？你必知情。你如要說了實話，我必要從輕辦你，你如不說實話，我必要重辦你。”王通說：“大人不必生氣，我同華雲龍原先是一處住，也不住店，或是廟宇鐘樓鼓樓，或大戶人家花園僻靜之處存身。自從昨天晌午，聽說劉昌犯了案，他不敢在臨安再住。我二人商量好了，他到千家口通順店去等我，不見不散，準約會我那時去，我二人同回西川。”秦相聽明白，問：“濟公，這此事如何辦法？”濟公說：“大人派人拿去罷。”秦相說：“手下官人如何拿得了這樣賊？還是師父慈悲慈悲罷！”濟公說：“我去拿也行，有功就得賞，有過就得罰，大人先賞二百兩銀子，給柴元祿、杜振英，他二人辦此賊有功。再給二百兩銀子盤費，大人辦一套海捕公文，相諭，我帶他二人去拿賊。先把王通交錢塘縣監入獄，不准難為他，後把華雲龍拿來，當堂叫他二人對質。”秦相說：“甚好。”立刻叫太守回衙門，給辦海捕公文，相爺親筆標了相諭。和尚說：“柴頭、杜頭你們二位班頭去跟和尚去辦案，別穿這在官應役的衣裳，你們兩個人改扮做外鄉人的樣，好遮蓋眾人的眼目。”兩位班頭點頭答應，跟太守回衙門。

太守辦好文書，柴頭杜頭到街上買了兩身月白粗布褲褂，左大襟白骨頭鈕子，兩隻岔配鞋，二人裝扮起來，把官衣包在包裹之內，帶著文書，來到相府。濟公已吃完早飯，二班頭領了相諭、盤費，秦相說：“師父這一到千家口，如將賊人拿獲了，三衙門領一千二百兩銀賞格外，也是一種喜事。”濟公同二人出了府門，往前行走，祇見桃紅柳綠，艷陽天氣，野外芳草一色新。和尚信口作歌：

堪嘆人為歲月荒，何時得能出塵疆？從容作事拋煩惱，忍奈長調遠怨方。人因貪財身家喪，蠶為貪食命早亡。諸公攜手回頭望，元源三教禮何長！纔見英雄邦國定，回頭半途在郊荒。任君蓋下千間捨，一身難臥兩張床。一世功名千世孽，半生榮貴半生障。那時早隱高山上，紅塵白浪任他忙。

和尚唱罷山歌，說：“二位頭兒，你二人快走！華雲龍在前邊樹林之內上吊哪，他要一死，亦不能拿他去了。”柴杜二人一聽，立刻答應，飛身上前。快跑了有五六里之遙，果然見前邊一樹林，有一人正在歪脖樹上拴套。柴元祿一瞧，說：“不得了，了不得！要是賊人一上吊，這一千二百兩銀子的賞，也不用要了，差事亦不要辦了。”自己趕緊腳底下加勁，往前跑到樹林，那人早已吊上。柴元祿急了，雙手一抱，竟將賊人捉住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